

臺灣文藝傳奇

創刊號



臺灣文藝聯盟編輯

展，刺激了文學界長足的進步，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不少的作家的作品，一九三五年八月復於臺中市民館召開第二次臺灣文藝大會增加新的文學同志不少。後來因為異民族統治者的加緊壓迫和自身的經濟條件以及文學同志等的離開臺灣，「臺灣文藝」於二年後終告停刊，臺灣文藝聯盟在無形中也停止活動了。二十年來，我們經過了歷史大改革的時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納粹投降，以至臺灣的光復，我們生長在這大時代裏，但是為什麼我們還無配合這時代的偉大作品產生呢？臺灣文藝聯盟在無形中已經消滅，但是想起來，文藝聯盟還沒有正式宣告解散，或者不必再來一次鄭重聲明予以正式解散，因為大家已認為文藝聯盟是過去的團體了。編僕既往，不禁有無限的感慨，值得紀念的賴和先生，楊華先生已成故人了。又『臺灣文藝』的熱烈支持杜張星建先生以及許多作家黃石輝、江賜金、鄭徵祥、趙櫻馬、翁闡、吳天賞、翁夫、謝萬安等諸先生都已不在人世。活着的人也大多已散離。總之，臺灣文藝聯盟所留下的事蹟是不可磨滅的，現在誰要來承繼它，發揚它？時代是前進的，從事文學的人應該是不會絕滅的，眼看今日臺灣文學界這樣空虛，這樣消沉，誰說這是光復後應有的現象？希望新時代的文學工作者負起新的任務，繼往開來，確立臺灣文學而產生偉大的作品。

附錄：第一次臺灣文藝大會被邀請出席的名單：（尊

(稱略)		北部——黃純青		黃得時		郭秋生		林克夫	
朱點人	吳逸生	蔣子敬	楊天佑	陳達源	謝廉清	王詩琪	徐瓊二	黃潤彌	
陳鏡波	吳希堯	張羅賢	何春喜	陳潤源	李春霖	李詩琪	劉捷	吳淡梅	
陳君玉	吳劍亭	黃洪炎	陳潤源	王詩琪	林輝焜	李春霖	徐瓊二	郭秋生	
洪耀勳	林堅如	陳潤源	李春霖	李春霖	黃潤彌	林輝焜	劉捷	林克夫	
高望藩	邱耿光	楊雲萍	李春霖	李春霖	黃潤彌	李春霖	徐瓊二	黃潤彌	
蔡秋桐	郭水潭	吳潤源	林輝焜	林輝焜	黃潤彌	李春霖	劉捷	郭秋生	
吳澄淵	徐玉書	謝昌鑑	陳潤源	陳潤源	黃潤彌	林輝焜	徐瓊二	黃潤彌	
胡彬彬	陳潤源	謝昌鑑	郭秋生	郭秋生	黃潤彌	李春霖	劉捷	郭秋生	
吳長卿	王開運	王開運	陳潤源	陳潤源	黃潤彌	林輝焜	徐瓊二	黃潤彌	
李佩峯	謝禹安	鄭益銘	張榮宗	張榮宗	黃潤彌	李春霖	劉捷	郭秋生	
楊華	楊華	楊華	楊華	楊華	楊華	楊華	楊華	楊華	
中部——陳清池		賴和		黃炳失		陳虛谷		莊明鑑	
楊松茂	林耀龍	周定山	吳慶堂	林幼春	莊垂勝	陳臥薪	黃菊次郎	黃廣東	
吳祈	葉繼共	施炳煌	林敬璋	吳宗敬	吳宗敬	吳宗敬	郭明欽	魏根正	
莊垂勝	陳臥薪	林茂泮	林敬璋	葉榮鐘	葉榮鐘	葉榮鐘	魏根正	林松水	
吳宗敬	黃菊次郎	黃廣東	吳步初	郭明欽	郭明欽	郭明欽	林越峯	林越峯	
林文騰	賴明弘	林越峯	吳步初	魏根正	魏根正	魏根正	賴明弘	賴明弘	
鄭徵祥	鄭鈞濤	張深切	何集璧	林越峯	林越峯	林越峯	賴明弘	賴明弘	
南部——張長安		吳劍亭		何春喜		陳潤源		李春霖	
吳澄淵	謝昌鑑	徐玉書	陳潤源	陳潤源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胡彬彬	王開運	陳潤源	陳潤源	陳潤源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吳長卿	謝禹安	鄭益銘	張榮宗	張榮宗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李佩峯	謝禹安	楊透	楊透	楊透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楊華	楊華	楊透	楊透	楊透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黃潤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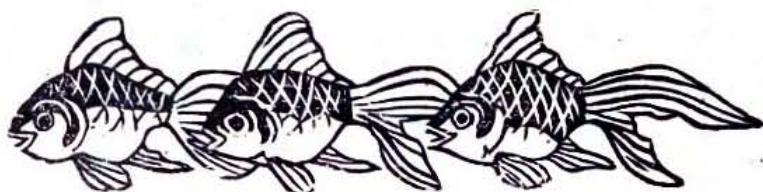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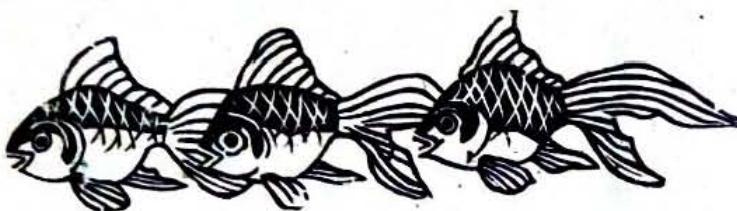
(此外尚有同好者，被邀請出席而未及列入此單者為數甚多，但因手頭資料短缺，請予原諒)

臺灣文藝創刊號目次

第一部（白話文）

熱語	邱	歌	光
創作動機與表現問題	許先發	部隊	楚
真不愧爲「萬物之靈？」	周	定	山
誠實的自己的話	吳	鈞	女
隨在病床	柳	曉	平
孔子的文學觀及其影響	黃	曉	一九
文藝大眾化	劉	時	二〇
偉大詩人林幼春先生	堅	如	二二
詩 燕子去了後的秋光	列	良	二三
鄉村微音集	楊	華	二五
醒來吧！朋友	夢	湘	二六
鴨	青	光	二六
狗	守	華	二七
無花果	坤	真	二七
歌劇兩對摩登夫婦	點	切	二七
到城市去	守	峯	二八
鴨 母	林	急	二八
	張	三七	二九
	深	泰	二九
	越	良	三二
		華	三三
		如	三三
		時	三三
		得	三三
		山	三三
		女	三三

第二部（和文）



吾々の創作問題	劉	水	福	五四
臺灣文學の鳥瞰	吉川	吉	捷	五八
蘭島の罪列	わたる	天	天	六三
音楽感傷	人	人	賞	六四
詩別れ	六九	六六	福	六四
ミューズを求めて	江	漢	捷	六六
彷徨者のなげき	陳	琳	天	六七
新高登山日記	吳	六七	賞	六七
夜明け	同	六六	福	六七
ローマンス	張	建	捷	六七
おとろ	本	七〇	天	六七
童話集『お馬』	張	七〇	人	六九
おとろ	田	七六	福	六九
歌曲懸賞募集	碧	七六	捷	六九
文藝同好者住所氏名	洞	七六	天	六九
編輯後記	七七	人	七七	七七
	七七	七七	福	七七
	八三	七六	捷	七六
	八四	七六	天	七六
	八四	七六	人	七六
	八七	七六	福	七六
	八八	七六	捷	七六

「詩窮而後工」這話頗有道理。誠如中國西隱先生所說。世界上究竟多的懶人。一個人不能做事過舒服的生活。很少人肯自己奮勇去工作了。但是我們不能說一切藝術的創作都是因為生活的窮困。祇有相信唯物史觀的人。才會說武斷地說病態問題是一切藝術的根源。則即使食欲與性慾都給你滿足。你不見得就會沒有苦惱？人不是同猪狗一樣簡單的動物。人有奇怪的脾氣與性情的。禪迦出家。所為何來？日本芥川龍之介的自殺。又是為的什麼？苦悶的象徵。這是一句廣泛的話。若問苦悶的種類有多少。那就不能僅舉出食色兩個字來。

從前面所說的看來。創作的動機是難以一言而盡的。也許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寫下來。也許是好名。也許是想換衣飯米。也許是博愛人的一舉。也許是為思想的糾紛。也許是諷刺屬人。也許是無聊消遣……這都不必去管他。我們這裡用得着中國梁實秋先生「看貨色」的主張。其餘問題儘可置之不論。

「文藝作品是作者的自敘傳」嚴格的說。這句話是頗不錯的。即使所寫的並不是自己的事。但是那思想。那情緒。都是經過作者的心而表現出來。也就是作者自己的表現了。象徵云者。原是化裝出現的意思。所以寫的是鬼神也好。是鳥獸也好。是昆蟲也好。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作者的個性。無論如何總在他的作品保留着。並且這個性是盡量的發揮。使人看這人的作品。馬上就能認識這位作者怎樣的人才好。自然派的作者。竭力想把自己的個性不現在文學上。這也許是走錯了路吧？文學的價值。就在任性這一點上。在這裡。能夠觸着人的精神。這人世。是不將心的所在明白地指出的人們的集團。文學者却不可不將心的所在明白的指出。這是文學者的工作。「文藝是純粹的生命表現。文藝是完全脫離外界的抑壓強制。得立於絕對自由的心境而表現個性的唯一的世界」厨川白丁先生這樣說。但是除了大膽的作者。很少能把自己十分忠實的告白出來。便是盧梭。托爾斯泰等的懺悔錄。也不見得句句都是真話。那隱藏着的祕密。還沒有宣佈出來的。也許還很多。雖然說創作的時候。好像進了夢境。但文藝的創作。究竟不能和作夢相比。意識的壓迫作用。監視作用還是存在着。稍一顧慮。就不敢把內心的真話赤裸地寫出。人的心總還該留着一角掩藏祕密。正如月亮有黑暗的一面永遠不給人們看見。把一顆赤心和盤托出。果然是好。但有時候也可以不必。生存在現社會裡。抑鬱。誰沒有呢？所受的精神的傷害。僅有程度之差。總不能超然於物外。文學者藉文藝來吐露其抑鬱。終不能如作夢一般。盡情吐露出來。毫無顧忌地吐出其實話的。我想那只有醉漢和狂徒！

評 先 發 部 隊

楚

女

假使我沒有吃過「好膽藥」我固不敢負擔寫這篇怪評。

怎樣說吃過好膽藥呢？因為我們的同志苦心地要我負擔這個責任——激勵。鞭撻。催促等——直把這一切的精神的強壯劑灌到我不由的陶醉。興奮。而動作了。

怎樣說是怪評呢？因為我的良知告訴我——我已經是失掉了平心靜氣的人。陶醉。興奮的東西。自然寫的不是無聊的文字。便是奇怪的牢騷。所以我自認這篇是怪評。

◆ ◆ ◆

對這一層。我不是畫家。自然畫的好壞我是不曉得。然而看那先發部隊四個字。和垂幌及其他不知什麼青菜上的點綴色彩。却會使我連想到——煮熟後的豬血。覺得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快。祇是那四字先發部隊的熾紅色却似乎有點意趣。用意在——浴血奮戰？——也是什麼。雖然我不甚曉得。全體的「意匠」却帶有點新潮社的雜誌色彩呢。

◆ ◆ ◆

內容還不錯。氣魄也很好。祇是所用的句法有許多地方很難解。這篇文章我能夠斷定是郭秋生先生寫的。所以對於引例一層。候批評他的文章時另再提起。宣言文的後段自「我們已出發了。當不能障礙多而解消內心的燃燒的信念的」至「進而應付時代的要求。做起來的凡有生活分野的先驅和動力」是最有聲有色有氣魄的文字。我們很欽佩他們的精神。同時也很期待他們能繼續到後進的發動力。

目
大 拼法很好。編輯方法有條有理整然而很有精彩。不過印刷用橫行排法。這却不敢贊同。我們絕對不相信直行排法就有害於眼睛。我們還是保守直行的舊辦法比較妥當。我想橫行人的文字因為不能像我們的直行排版。所以造出那無稽之談的什麼大直行文字比橫行文字有害於眼睛！

1 卷頭言

我以很惡意的態度想親々它。但是結果呢。留在印象的仍是等於零。這篇文章不消說是郭秋先生寫的。他的雅號雖用芥舟。其實他的文章處處都有秋生式的句法和文字。因此。我們無論在那一篇文章裏頭都能夠尋覓他出來的。現在且把他的用例引證於左。卷頭言。

而已顯明後退於自己完成的落日地帶。(句法奇)

實哉難免着一場狂哭啊(實哉不極。實在的誤用吧)

這是如鐵的必然。(豈非日語?)

解放我們內心的煩悶其一(敵)(秋生式句法)

消失了文學其物的情熟了。(文學其物?異想天開)

其他還有許多奇怪文字不遑枚舉。惜乎。有秋生氏之才而有秋生式之文章。惜乎！

2 黃石輝氏

標題沒有批評的必要。先給大眾識字。用意似乎非常深刻。論法有趣。文章也很流暢。我從他的文章所得的印象。檢直覺得他是一個頗摩主義者。是站在世外的境地在著開憲說空話。滿篇的文字大半是諷刺和冷嘲。可是我的主觀却暗中告訴我黃石輝的腦筋裏是有藏著猛烈的猛火在燃燒着。他仍是一個失意的虎威將軍！」

3

周定山氏

他說「我們的出路。只有造成廣大的支持者。——誘發群衆的文學趣味而已！」

然而却沒有說明誘發文學趣味的方法。那是何等可惜！碰壁不碰壁由他去說。想方法給大眾識字。着實希望黃先生出來努力。紙上談兵和站高山看馬相距而說冷話。這是是最要謹慎。

4 裙慶氏

標題「文藝的大衆化怎樣保障文藝家的生活」。我想賴先生很好玩。他很善於標題。譬如「女性的悲劇」「色鬼鬼」「美人局」等々都很妙。可惜……讀完後覺得內容異常平凡。對怎樣保障文藝家的生活的「怎樣」。却不是他自己要說。倒是要我們大家互相研究的。真是了不得！但是他所注意的小說的取材問題。及其他對詩。隨筆。臺灣話文的認識都還不錯。他的白話文雖不甚好。這次却寫得很有意趣了。

5 守愚氏

標題「小說有點可讀卻了戲曲多促進發表機關」。觀點確實對準！我們相信現在臺灣最緊要的問題是提倡新劇。這是比無論什麼運動都較要緊的。想吧。小說和文章是識字階級小部分之間纔能鑑賞的。而戲曲却無論識字與不識字。或老幼都能夠玩賞。是誠之。守愚先生對臺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而提倡戲曲運動。確是對症下藥。但恨他沒有提供什麼辦法。祇停頓於唱高調的程度而已。尤其是所用文字不過五六百字。而論那偌大的問題。確實無力太簡了。

標題「屬於外面的臺灣為要留意的要點」題目不甚自然。內容引例太多。若從「出路的探討」看來。我不能遽予以首肯。然而對於搜羅例子一事。却難能沒却其苦心。況且論法有趣。頗有讀一次價值。

7. 君玉氏

標題「臺灣歌謡的展望」。我對歌謡這方面完全外行。所以不敢妄說什麼。我想他對出路的探討而提起歌謡的問題。著實非常佩服。因為臺灣從來並沒有遺下什麼有價值他的文學。(對詩賦這方面我們瞧也不要瞧。談更不要談)因為那些文字都是好像城隍爺廟裏的影刻。沒有生命。沒有藝術價值。祇有一些歌謡流行於民間。和大眾有密切關係。自然這些歌謡應歸屬我們的研究對象。這次君玉先生竟拿歌謡做為「出路的探討」確實很好。不過看他的內容。觀察似乎很皮相的。歌、謡、曲的分別也不大清楚。這李獻章先生於九月下旬曾在臺灣新聞發表過意見。我這外行人還是墨守本份不更添足好。

◆ ◆ ◆ ◆

8. 築文氏

標題「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對這篇的批評。蔡嗣源先生曾於九月六日在臺灣新聞報上發表過了。我很贊成他的見解。所以這次並不畫蛇加筆。

標題「解消發生期的製造行動的本格化建設化」。鄙人才疏學淺。用力重複讀過好幾遍。總是摸無頭腦。旋則敬誦了他的內容。覺得好像迷入萬里霧中。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殆無知之何。察其用意。似乎在主張要棄掉幼稚的文學而進入正規的文學。固圓去的意思吧(?)老實說。到了現在我還是莫明其妙。尤其是要讀完了他的文章。曾經費了不少的腦精和時間。此刻雖有意外的時間也不敢再問津了。看他所引例的文章最長的有四十八行。最短的也有十幾行。滾來混去。咸是你懂我不懂。於是曾去訪問過幾個同志。叩了他們的意見。却均遭着「我不能讀到完結」的回答。這樣看來。還是祇得請讀者們去看蔡嗣源先生的「新文學前進的軌道」好。在那篇文章裡是有很妙的解釋啊。

10. 黃得時氏

3

標題「科學上的真與公衛上的真」內容沒有什麼新見解。然而臺灣的文學程序還處在啓蒙運動的時代。這種文章是缺不可少的。

前者的標題「歌謡的科學性」著者的是「文學的時代性」我的怪見和前段一樣。

11. 高萍氏與龜良氏

標題「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敘言過於贅長。有點討厭。查那篇文章本來並不是有意要發表的。所以沒甚可怪。我們從那篇訪問記略能知道郭先生的最近情況。很有益處。

12. 蔡嵩林氏

詩對於詩歌的批評我不敢當。一言以蔽之曰「還好」。總之。老實說。高萍先生的「斷章」我却完全不懂其屬在那一國的國語。歌看了後險些兒跌下麵龜裏發見鼻子哈哈大笑。

◆ ◆ ◆ ◆

•慈母溺嬰兒

這首戲曲是山本有三的著作。而德音先生和月珠女士共同翻譯的。我未曾把它與原文對照考證過。所以對其翻譯的好壞無從了解。關於這首戲曲先發部隊的「編輯之後」謂「臺灣未曾產過舞臺戲曲……特把……這篇快作譯載」的。胡說。臺灣人曾經發表的戲曲雖不甚多或甚好却也很不少了。(例子在于隨便可以舉例)話轉回來。「慈母溺嬰兒」題目不通。據說原名是「嬰兒殺シ」。那末用「殺嬰兒」就好了。何必將殺字改譯「溺」字呢?不通不通。但是譯文異常流暢。所用語句也有點意趣。雖然有幾點地方似乎還有考慮必要。但是照全篇的意思看來。好像無關緊要呢。(這篇作品因為是翻譯的。對其內容價值認無批評必要。)

此篇係點人先生的短篇小說。題材。手法都好。一點沒有焦急的痕跡。很沈着的起筆。很順序的修筆。令人一讀跟他審墨悠然逍遙而去。手法及組織有帶一些張費平式的骨骼。手法却比他柔軟一點。風格稍似周作人那樣的平凡而耐人玩味。他的取材似乎大半屬實。祇加以多少修飾而已。或許他要寫這篇小說以前。已經得到了×××的暗示也未可定。這他自己後能知。

B. 紀念樹

